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二卷

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初三日

翰林院簡討李騰芳一本直陳安攘至計以仰
裨蒭采事臣見邸報倭分三道頃以衆逼南京
國王將欲出走傳聞又云朝鮮暗與倭合若果
實事真是緊急臣儒臣也讀書寡文可以奉職
守故安常可以養俸豈必諫爭乃有聲名而在

今日事勢危如累卵?今日人情晏若處堂臣實
有胸豈能緘默臣實惟今事皆因前後迂謬之
人因循敗壞豈可復執前局專為鎮靜夫知而
決之與臆而決之者不同狀貌而出之與事而
出之者不同情今兵食重大

朝

廷內外一無備禦雖云任事之難不若議事之
易但臣觀古人立國未必皆云有備而其臨事
濟變倉卒規畫靡弗當機若其否者決至困敗

況于用兵爭利出奇未有不先得敵情要領可以制勝此兵法所謂知彼奕者所謂先著今我與倭相持五年矣彼中情形一毫不得其言戰者皆是浪戰況又未必敢戰其言守者亦是虛守況又未必可守往過既不及追後事又不可靠如近日閑山一島督臣此〻為此我與朝鮮之地向撒彼國君臣令其謹守彼之不聽以是喪臨臣後思之恐其不然若果如此即是敗局昔

孔明與司馬懿共爭街亭馬謖一失孔明遂敗孔明猶然況其下者若在今人決不知街亭所係如此之重以臣之愚豈足料事但惟心切于曝日是以忘至于憂天臣有可喜可愕之言不敢載之于書謹次其切寔可行者為八事

皇上清讌之暇試垂覽焉

計開

一曰定戰守夫戰守二事也其實非二事能守

者然後能戰可戰者然後可守知己知彼然後知戰知守令督撫憑經理經理憑大將大將憑偏裨偏裨憑朝鮮朝鮮之人憑游檄瞭望其為渡海兵舡若千若百者如望林數果耳就中彼我强弱勝負之數如猜謎子及其己至某處始曰彼處可備某失某處又曰某處可惜皆敗道也且今日倭奴用兵頗有巧思其夜襲關山一鼓而得彼既得之我始失之險要之地恐不止

此亦如前著何以料敵是倭步步有法而我無法事事有算而我無算即使徵兵如林積粟如山臣未見其必不敗也又今日人情甚不可以處敗今日無事則怠有事則亂如前聲息寧靜人人嬉戲頃一報再報大小鼎沸矣有如異日更報倭于朝鮮交得失云何以與我交得失云何臣不識

朝廷作何狀臣計此時必有建議朝鮮當棄而追

欲渡江之為非者此等主議害事不細苟一信之使我盡失其本謀過江兵資皆至喪棄而遼左山東無一所恃何也自古中國不患島夷者以其國于我遠今始彼倭畧定朝鮮則彼與我共一江耳彼無不犯我無不戰與董裕所言哈赤甚不相同考之哈赤舊伊州地東接甘肅彼時阿里麻速兒不過得陝幾郡城池無大志雖時跳時復與今諸虜等一都御史能任之又

遠在西陲真若疥癬何關于
中國大勢而裕以相比謬矣夫如裕之說不過謂我兵不足不強只可退守庶幾安穩此慮是也然臣觀往昔如唐代宗當土蕃之亂倉皇出幸召郭子儀止得二十七騎以行何曾有兵屢經安史朱泚李懷光之變滿地逃竄百官皆拾馬矢何曾有食彼且東掉西擾光復舊物又如宋之宗澤岳飛劉琦韓世宗在南渡時何日不戰

我朝于謙郭登楊洪石彪在土木時亦何人不戰今人但一舉事便告消乏不知當此全甌全盛大小合力苟有本末尚發支持譬如一故舊人家與抄化一文不可若遇災難只得費用無病之人久坐亦若[苦]癱漬痓痛人復何如大約人之氣力不極不用人之計策不窮不生無兵之極乃反有兵至乏之時乃反有食此其常也但忠計

之士貴于早圖事緩尚可以有為事急必至于困辱即如裕之言守國是老成之見然必守之不失始為謀之有用只恐我雖不去彼實欲來苟非力出于有餘勢亦決難以自固彼且豕突我將焉散矣守全羅不得而守王京王京不得而守平壤平壤不得而守寬奠過此而後臣未知其所守也我守一處彼攻一處彼進一步我退一步此明是宋人法又見當今主守者懷守

之意恐人相攻不肯明說其所以守主戰懷戰之意恐事反覆不敢明言其所以戰首尾觀望不過欲俟臨時僥倖夫為人臣者奈何以人之國僥倖也臣愚以為今日亟宜

明

詔大小群臣各出所見毋持兩端其曰退守當是云何且有何計可保無事其曰進戰又是云何亦有何計可保無事毋以詐忠有誤大計伏乞

聖裁

一曰重內地倭自得閑山以後其于大同鴨綠登萊天津皆盈盈一水耳倭如揚帆而來則我兵反在其後我之內地如齊魯吳淞閩浙皆其震驚目今留撘東事者不過邢玠楊鎬麻貴三四人倭如無意則已苟有意豈此三四人能了

優

手即以為綽然裕然大屈群策廣集衆思明良不廢唐有一郭子儀何妨有李光弼宋有一

韓琦何妨有范仲淹倘此三四人者及勉難涉挈瓶異假則異時朝廷又當更任其人一番會推一番倒亂能消受幾個歲月一付生腳手何以應卒臣愚以為今日亟宜別設提督大臣一員開府天津使之管轄山東直隸浙江閩廣專治水兵晝夜講求其法無論文武標流鹽徒劍客皆得博收其數柁師舟工必用三吳習熟之人標北人訓之務使

人與水習水與舟習南至淮揚北至京師東至遼東鴨綠飛揚縱橫聲氣大振外援邢玠內護

畿間此一奇也又必諭令浙直閩廣巡撫同舟共濟毋各為其地蓋今日之倭必不南犯諸處若果南行倭志甚小倭勢已分豈肯如此但議者必謂事體草創財用殫屈舟無所從得糧無存從給以是論之將使河泊造舡天雨粟鬼戰神攻然後可耳伏乞

聖裁

一曰明賞罰臣不敢遠引臣竊聞往日平壤之役南兵緣城蟻附手指盡落而以帥臣故不得敘怏怏屠死殺之者深文無害聽之者覆盆不照矣其雨朝陽可為淚墮即今所在召募南人皆不肯應者其故以此又聞浙直之兵名在行間者妻子親戚牽踵痛哭淒慘愁無一毫踴躍慷慨之意夫兵者氣也其氣如此其事可知臣

悍

愚以為今日亟宜申明大信破格立法與之吏始如、閩廣漳泉其人皆數通番市船來往熟知其中要領可以重賞購之以備謀畫三五之人技術精巧其中父老子弟廢閑將士有曾經倭事耳目及?熟智勇相當者可以重賞購之以備行伍草澤之間有桀驁沉捍?有勇能謀者有精曉風角者占候地理陣法者亟宜開設韜略武健異才術數等科無論埋殺屠博劍俠黠徒白

文藝士苟有實用特與簡錄

朝廷不宜更拘其往舊議其弛斷解綱更張使徂

使盜千金萬戶無所覺溺則天下未有不竊左

足而應者惟是群情初議在于惜費不知後來

十百千萬未可量也昔李嗣源兵變宮中擲妝

具以銀盆以贍軍軍相惶懼其後雖出金帛軍

士負物而去則可鑑矣至于軍興之法自有

國典而亂國之罰亦有重典要非貴于深文但顧

期于必法文深則避法必則止若能以言責事
以事責功既有適後之賞豈無失道之戮伏乞
聖裁
一曰假將權夫今之論將者皆曰
本朝無將其任即暫撫大臣此不可謂將愚以為
非也唐之節度使半是文臣當時即以為將如
臨淮汾陽豈能有過之者但是時將權極重不
至如今之輕考之肅宗實錄史思明渡河陽李

光弼命諸將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曰東南隅命計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三百已令諸將曰爾曹望我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若急颭三至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前死吾刎于此不令諸君獨也

懷　摧

頃之接戰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令易馬遣之僕固還恩及其子小將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因見使者提刀來更前決戰光弼速颭旗號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賊衆大潰斬首萬級夫史乘載古今戰陣自鉅鹿昆陽而後未有猛勇如此者也而光弼當時殺大將如殺雞其催敵當壁之兵多者三百

少者二百耳今之將臣其臨陣嚴整號令堅決
有如光弼者乎易一千百夫長割一士耳亦必
三覆五
請則可以望光弼之萬一焉臣愚以為今日
朝廷之事惟在于擇將既得其人則免其中制假
以兵權則將無掣肘事可成功蓋治兵之道辟
如治刃而前則殺人後則自殺一則殺人二則
自殺故任將者不可使有反故而用兵者不可

使操兩端且如孫子之斬美人難行也然意可師也冒頓之鳴鏑非人也然法可師也否者卻之分謗子文不僇一人無法矣今日不患無光弼而患無法伏乞

聖裁

一曰練經兵先是抵掌而談者憂其無用兵已人拊口而憂其謀臣請無言決但先年練夫一軍譁非老弱譁也軍必有鋒吾不之知彼難自

必衆得嗾焉于是譁矣我若揀上卒勞之上揀中卒勞之中上簡下者遣之彼中上者樂為我用定不肯譁則此下者又安所與譁焉然後補以驍勇如此千人則有千人之用萬人則有萬人之用至於簡將之法又在簡兵之中才過十人者為十長過五十者為伍長過而上之過一隊者即為隊長過一營者即為營將然後大加訓練不獨練兵亦且練將庶緩急有可恃耳此

在戎政及司馬大臣能以此事為第一義特簡
謀勇奇異忠實大臣為之提督又擇年深有風
力科道為巡視不如令者劾如法其科道能實
心任事情月之間壁壘改變者即酬以邊鎮巡
撫此皆賴
朝
廷鼓舞濯磨當令視一大臣便如拱璧不肯輕
與既與之後不敢輕奪此惟平世則可耳天下
有事官之大小有才皆得自取拜大將如呼小

兒此儕者以為非而臣以為正兵主所以鼓舞豪傑也自京兵外其次無如薊鎮自庚戌增廣以來有南兵班兵正兵遊兵車營等兵額二十萬今亦多有矣諸將領當秋防時有冷補預招遊食以備稽查差占時有續補量募支吾以應眉睫大閱巡關時有募補招集鄉夫候一日五分點一日一錢此不可不核也其沿邊衛所其次脫裏單名虛謬無處揣然臣愚以為今日亟

宜分遣清軍御史巡行天下稽查冊籍添補軍伍其逃亡者不必遠勾即以作缺之糧徵入官帑見銀厚餼招收武猛大將閫練務使改觀則人以振而神氣强矣伏乞

聖裁

一曰積芻餉夫食者萬衆之司命也一日無食則亂假令倭以一枝兵犯我天津京師三輔之地必至閉門而守不過三月即可坐困又令黃

河全身南徙呂梁泗淵一帶今歲皆涸雖開小浮橋恐蒙安支流明年必竭自小浮橋以上數百里南高北低束手無策甚為可憂異時一有梗塞或不幸與倭會大有一番荒亂臣不識主計者有何長算臣愚以為今日亟宜積粟

畿輔即郡縣盡數徵收本色酌量斂支三年存留外其餘盡解京便河者水運陸者軍運至於京師軍馬官吏人民月食米三十五萬石現在之

粟僅支四年若復軍興人當數倍今亟宜多方
雜買或出帑或招民納粟并官贖罪務要穀支
兵十年別設一部臣往來
畿輔京師專一料理糧餉其一切利害措置聽其
悉心謀畫庶免臨涸之憂伏乞
聖裁
一曰破文法夫令之所以治者此法度議論其
大小相繼左右顧盼而不敢動然在平世幸可

無事一有緩急此相繼者皆以相牽相議者皆以相害蓋今世但論法不論人但論名不論實法者中士之所趨也而豪傑則否名者賢士之所悅者而真士則否昔陳平以黄金千斤為楚反間史不載其費金多少在于今日平豈為人夫士不智不勇人不沉不雄今取智勇之士但責其曲謹虎不噬不猛狼不貪不狠今求狼虎之將又拘其小廉即使靜好若女子循潔如夷

繇以之當倭臣不知其可臣愚請與群臣約平
有我之心持局外之見而先國事而後身名先
職守而後氣節先幹畧而後軟熟先肩任而後
言辭
國家但期成事毋以一切碎密困之則功臣就範
異才輩出矣至于論將一節猶為要緊其為將
者但取其謀勇不必論其是何等人其舉將者
但欲其真知不必論其何等官而又寬之以文

假之以柄其假之也不獨假文臣又假將臣不獨假大將又假裨將其寬之也不獨寬禮數又寬費用不獨寬費用又寬功責如此則庶幾得人而無上鼓下檄之病伏乞

聖裁

一曰袪宿姤臣不敢言其大者言大則必不可行人不見信徒以招禍請言其細如前日打掃三殿集木日饗七二百金人一筐瓦礫數任?如

此者萬人若非
朝廷之事豈得忍意冒叨全無督責連年兩番山
陵糜費何限大工浩煩尚未知所稅駕前日見
工部營工官謂修一小廟報工一千八百實計
之得七百日點匠作每百人核之二三十年如
此之類何可悉數如令大小衙門不過自立品
格一身清白之外狼虎蛇蝎皆可弗顧縱有乾
沒至千金者以為細不問亦不必問紈綺廚役

樂舞鐸字之類其間狐媚猿猱蝇營鼠食令有司馳朴以供而日不給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至若宣大虜市金繒貨物俱於蘇松織買彼處巡撫歲僉通判一員往來於蘇其人多好賄無賴三吳及京師富商大賈監生公子皆各持刺游塞上與通判猶亂率一物而利十倍與之虛濫若朽麈又何怪諸酋之欲生心也不知異日有事歸之

朝

廷歸之此輩又聞往歲東征諸士有荷戈徒步

饑無半菽者其他卜算巫覡謌妓遊手之人孤

裘肥馬日饒僕廩夫軍行師出不限謀勇若其

有用入幕何妨惟其徒食是以可恨在于今日

亦宜告戒又見督臣於各處取舡造船天津往

時亦曾造有戰舡令雖以不殼用然亦不宜遂

失所在

朝廷但一舉動每每事前惜費事後忘失一切不

問凡若此者毋以為小積小則大毋以為少積少則多臣愚以為宜一大搜剔之推廣其餘去其冗者取其食以養軍士伏乞

聖裁

以上八者區區極慮一端一得但恐柄鑿實非拾藩總臣所憂則又在今日任事難於得人今日任人難於先知同一衙門朝夕相臨聚散相視不能相知又何論他人矣同一通顯名位相

埒出取相同不能相知又何論隱逸下僚矣清謹之士可以無過未必有用遠大之人可以有用未必無過不知其實惟取其虛虛文相摩虛事相冒虛名相扇虛貌相沿虛意相許臣未見衆虛之可以為國也臣言及此竭其筆舌豈能殫盡但願憂世者急反其端救時者慎防其漸目今天下大勢處處有事楚蜀以木滇貴以夷中州三輔齊魯以礦徐淮以河西南東北各以

兵小民困苦愁怨之極又各以盜賊兗荒蕭墻之
事豈必在倭不可不熟計而速圖之也臣言可
採伏乞
勅下兵部作速酌議施行天下幸甚
職按論兵事者衆矣此疏條分縷悉燭照數
計而未復重於知人又推極失人之根在于
明虛有用文字也所謂顛牧在禁廷者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山西巡按劉光復一本俯竭愚慮謬擬安邊十二策以備採納事方今虜情叵測邊事孔亟中外率以是為兢兢矣然議戰議守熟覩寡會之合加兵加餉輒苦惜置之難未易輕言也據臣管見不加斗糧不添半卒就原有之官職以任人才從見在之功令以責實効無庸張皇紛若惟祈設誠致行數年之內似可撫匈奴之背而

扼其喉令其厥角稽首一聽吾約束莫或予侮
也臣僅畢其愚慮列為十二策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擇守令邊地州縣人多以寒苦而
厭薄之上司亦以荒涼而寬假之授任不皆賢
才約束復無法紀久慣武弁鑽刺通家積年書
快寔緣為政利害原不關心究苦何從赴訴官
恤錙銖民任魚肉寇仇之忿積而親上之念灰
反有以穹廬為樂郊者望風遠奔疾視其死有

由然矣夫盤根錯節非利器不可壯年才力之科甲宜令練習於邊方凡軍民苦累加意矜恤邊計利害極力興除俾樂生之心自作敢死之氣司牧得人何弗就理無俟斬馘孰俘而農俾于野卒安于伍隱然一敵國矣治狀茂聞者必黜功効最著者首錄行取行取推陞比常加優寧無有顧請長纓而酬壯志乎是在吏部斷然行之無任難也二曰育將才正己方能格物同汚

馬能非人大將之率偏裨固當清源上官之育才武尤宜端執如武職中有真誠任事而無心蹈過者原之有技畧邁衆而性氣未純者教之奸深桀黠貪詐無忌者譴謫之才德全備忠義奮發者優禮之真若父師之愛子弟鬼神之鑒善惡一本公心毫無偏私造就有方興起必多倘徇勢利顛倒是非我則不德又何怪乎若輩矣今弁流惟知習趨承工鑽刺圖美遷其于軍

機虜勢原來著精神何望着功効欲策勵其志意須割斷其俗情大小將領舉動一以才守年力為振務協輿論下之中軍千把總操防衛所等缺選擇技藝精重行止素服軍心者特標示以激勸其營謀鑽求管事勢必害人無厭定行戒飭不使漏網庶人人恪勤職業無妄意之想作養既久器使自裕且必有奮立之士可備干城之寄而不至臨事嘆才難矣是在督撫道臣

風之也三曰立保甲連執里率覇者遺規守望相助王政不廢其在邊方尤為急務無論軍民就便編立為甲多者十餘家少者七八家民丁照常軍丁亦同序編惟分正兵奇兵遊兵進兵援兵等營仍刻以天地玄黃字號每字或百號或二百號而止不許重複軍有本等器械民順所便習皆填明牌內州縣仍立一照冊以治所為中分東西南北及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井畫

八方毋使棼亂印官閭以春秋巡行省其耕斂疾苦察其疎密勇怯觀山川之險阻知人情之向背布德施惠明罰勅法通呼吸而連心志無州縣衛所則駐紮該道與管糧官身任之上篤子孫之愛下切父母之衛一遇警急按冊召軍丁赴援民丁守隊堡者出戰弱者乘城其視倉卒追呼而集者咸靈氣勢不倍蓰耶且循守號以按營伍虛冒之數可以一坐照矣四曰精選

操

鋒法曰兵無選鋒曰北以權堅陷陣斬將搴旗此非輩不可耳今營伍亦每按期操練然祇群聚擂鼓搖旗吶喊放砲遶以散場究竟而入盡辰而退熟習進退攻擊之方熟辨勇怯工拙之實武士無由表見軍聲之所以日頹也宜明營伍之法擇勇有膽畧者為長又就伍長之中拔其尤者為隊長循次以及偏裨皆倣此意尋常各隊伍教演操練每月朔道將親閱比試季

終督撫團操考覈次其等第分別勸戒將官以勇士多寡操練生熟定擧劾其力擒虎足及馬技石超距射遠命中者或輟食食之解衣衣之以收其心而盡其用加意招徠一鎮一道之間多則千餘輩少亦不下數百人默識于心待時策用刦營擣巢與夫援危城邀惰歸必能得死力而威破虜之勳矣五曰修邊墻善禦倭者禦之于海洋善禦虜者禦之于墻外遠其闌入傷

殘必多況我與虜僅一垣之隔而軍士哨守不常城堡廢塌日甚是啟戎而招寇也何如乘虜之時未大變亟及時以先修便于石者石砌便于甎者甎甃不必畏難量力興工歲數百丈可也即歲數十丈亦可也先其緊要餘為緩圖我所未了人其舍諸即山西西路邊墻一百念餘里計廿餘年方能包完臣與撫臣共議欲合東中兩路併力西路修砌有緒功歸各道則七載

關鍵不全欲閉無所可排以入有城與無城同耳門扇宜堅厚鐵皮須長潤橫鋪密釘釘用轉脚下捲上縫以防火氣內安閘板中仍淮水透令積火不能侵就城立敵台每廿五步門上石仍多存隙眼以施砲銃如此則敵自裏足而不敢窺門矣城內居民街分巷列鹿角柵定不許亂行出入幼女士人每著包服老壯亦同軍人打扮不得譁言衢路軍士分班乘城偶為銃箭

遺虜賊盾之守盱眙韋者寬之守土壁吳玠之守和尚原散兵不過數千人魏佛狸高歡兀朮各引精甲數十萬攻之積旬月而無可禁何彼皆智勇自雄卒困堅城之下者則攻守勢殊而守將之計定也今聞虜驚人率股慄城中鼎沸先事張皇殊甚見敵束手無措安得不為一鼓所乘又古云城門不閉士卒不戰非不欲閉閘之而無益也非不欲戰願戰而不能也今城門

可以告成以地地為虜共界也西路完而東中各分之十載亦可堠工上廣樓臺下營井汲守墻之軍国家馬無事雞犬相聞有故烽燧告驚一呼羣應銃砲舉齊虜雖負嵎不能不攝心噬指退矣各邊国不當如是耶似宜乘時而毋貽後時之悔也六曰習守禦拒虜于外国其常道設不幸為所竊入則堅壁固虜亦當熟講預圖近邊城堡務使可據度不能守者廢毋聚民而

殺傷毋令本家人知即知之亦不容哭泣方敵未至掩旗息鼓寂若無人敵近十步之內銃箭砲石一齊飛下賊退靜坐賊來又如之量軍多寡盡分兩班夜分四五班每一垜口須銃三把裝藥疊放軍人俾戴鐵鬼臉披掩心倒鱗甲則不畏虜而肯當先用命部分嚴明號令歸一弩皆傳以毒藥或縱壯士女墻出敵不意或毒上流近汲傷其人馬相機運奇焚劫營帳則雖數

萬之衆尚可向日坐困而況虜人不能持三日糧無常攻之技者又何患不走乎七曰利器械混錯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其言鑿鑿千古不磨今朽箭鈍戈羸馬敝鞍甚且甲不蔽體捉衿而露肘何能衝鋒以擊賊故必各就所長常操一器時爲修整務使堅利可以如墻而進如堵而退

乃克有濟器不利者罰及將官毋少貸若夫火藥動可及遠毒弩立能斃賊猶為守邊要務不當廣求而精造耶八曰嚴賞罰殺敵者氣也古者賞罰不喻時欲民速得善惡之報而鼓舞震勵之也以故重賞多勇士而嚴家無格虜乃令小卒有功首令攘之營軍得級家丁攘之厭于本官之不報若于積書之勤索勘造遷延無期部覆眼穿難望全是暗中貿易一功數金未踰

關城而腰綰通綸矣若失事情由十不報一守把欺將領將領欺督撫上下相蒙含糊了事是追逐無大利奔北無大害民何苦不退生而必于前死哉以後除生事襲殺不計首功仍照律重處倘虜來窺邊有能奮勇立功即為

題

請給賞抑勒擾買者重究失事小大必據實報

聞扶同欺掩一體坐罪蓋

國
家竭天下民膏養軍二百餘年矣焉敢不奉三
尺以從事任其優游貽禍噬臍而無及耶九日
勤樹藝諺云年之計樹木言一勞而永有獲也
況林木阻險兵家所目即庚戌虜薄
都城遊騎至紅門望
陸園樹木森森却步而不敢進亦其驗也邊關軍
屯民產令各分溝段而各畝畔又順土性所宜
樹木以棗栗其空隙山脇水灘每春令就邊軍

人倫。柳樹一枝嚴禁樵伐畫之有成縱橫羅列奚啻魚腹八陣之圖荒歲資之以給食兵警伏之以為感戎使伏以驚使砲虜難弛。突竄。折一望峒赫雄心自阻北由蘇鎮而抵德勝東自山海以及通灣盡皆枝幹扶疏不勝雄兵數十萬耶然亦在撫道督促州縣奉行誘民以利而使道之數載可望成功可。茍為不蓄遂廿終身之不得也且因溝段而清屯地亦可知漶。漫所由來

矣十曰申馬禁法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車政所必資也況虜伏馬力以示雄我藉羣牧以應敵奈何輕視之乃今令馬歸伍扣減草料而任其斃矣尤可異者各邊馬價一匹有二三十兩十七八兩以此馬之虜地自得其上駟多有將官領買老弱不堪者散之各軍每馬不過三四兩五六兩而止及領馬價盡數扣留且馬入營則不勝馳載倒損又追責樁上妨軍政下

依

眾貪軍又有一等棍徒鑽討書札到邊買馬利歸于被害貽邊地最可痛恨以後每遇買馬還道令管糧官將每匹額價若干與撥為一封每營該買馬若干匹則其銀若干封不許短少仍令該隊有身家者互相保結赴道當堂唱名給領各營將官查有軍丁借馬冒銀及馬果若不堪則許據實報道驗究銀兩一聽軍丁親手納絕不得干預如有仍前散馬扣銀及棍徒求情

買馬者許諸首告撫按審實論劾必使奸弊不
容馬可充用而從金錢不為徒費驕騰驤以次漸
集矣十一曰集車戰兵出戰危哲人所慎倘不
得已而交鋒原野故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不可勝能制虜馬衝突者莫如車臣意欲制小
車令一人可推而旋轉兩甲士持刃帶弓夾衛
而間以助陳下用馬牛及裝染虎形車行則頭
尾皆動令虜馬辟易不敢近車輜下皆預製馬

銃長鎗其藥相機而放欲高則輕後欲低則軒後一人隨以裝藥使銃一人持長鎗左右相兼推伐車內止銃砲火藥不將他物每至戰地一車壯士十人兩行豎立皆持斧引滿以待車後列騎兵善射者五人虜若來衝銃砲齊發箭如雨注間令突前上砍人胸下砍馬足虜若折北馬步追逐車為後繼我若失利車當其前馬步仍駐紮拒敵夜則環之以為營可進可退而可

恃以萬全若地有宜否兵用預謀則在將臣酌之因勢而利導之也

十二曰撫賞

國家自款市來業以餌釣虜虜亦利漢物而就約束百年矣乃市貨昔美而今粗虜倩?昔喜而今情邊釁之動多由于此當事者何不慎擇貿易之人甘為勢囑所移彼既費千數百金買此一差又献方物于上官又報節省銀兩豈能神運

鬼輸哉不過恣意抽取貨物之濫惡耳交與市場携之即碎着之不能何怪醜虜嘻嘻爭吠通事百受凌奪土官掩耳不問懼其釀變或多暗加損威傷重莫重于此且彼不利漢物又奚受乎漢人乘隙思逞我致寇也宜以棄余之物塞犬羊之欲懸賞任人平價易貨物使虜喜過望得漢物而寶貴之前有所戀後有所繫毋敢生心跳梁此制敵之要領顧邊臣不加意耳豈可

欽

國家經費之錢不用喂虜而喂下屬也此十二策者皆腐生尋常之唾余?實邊地對症之藥物苟能設誠欵行則民心內固形勝外張信義既能服虜備禦足以應變故臣不患虜終不可制而患邊臣狃于故習苟且目前無肯為

國家任事者若不亟圖自安而妄揣虜情強弱以儌倖于若一熟孰為衛霍之儔誰勝桑孔之算臣

不敢為此謀也又不然而泄泄歲月冀旦夕之
無事戎已生心豈堪玩禍不出數年必有他故
駭而圖之悔無及矣臣是以不避迂踈妄陳如
此
伏乞
聖明俯賜電鑒如蒙可採
勅下吏兵二部施行臣曷勝激切仰望之至
職按此十二策見諸施行安邊有賴矣更舉

一二文武大臣堪辦此者為安邊之要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雲南道御史過廷訓一本為遼左孤危可虞廟
堂處分當酌懇乞
聖
明博採衆議以定石畫以安疆埸事竊惟上世
之制夷狄也雖嘗治之以不治而國家之禦外
侮也猶貴防之于未然故驕兵貪兵國之大戒
而防微杜漸猶武之善惟是疆埸之事一彼一
此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則酌量見在之情形審

究將來之倚伏猶不可無確然不易之算矣今日遼東之有奴酋是我腹心之災也奴酋之既併南關而欲吞北關是我咽喉之疾也陰欲併北關以為利借貿婚以為詞初質子以納款後又寬商議以示恩是彼如鬼蜮之謀而使我多葛藤不斷之議也故有襲開關謝域之設謂不救之便者有切唇亡齒寒之慮謂救之便者夫以晉之伐吳也而山濤與羊祜各殊其見韓范

之鎮西夏也而主攻與主守各異其謀趙營平
有云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則言救之
便與不救之便者或各自有卓見遠慮豈臣等
揣摩之見所能懸斷哉第語云閫以外將軍制
之則邊陲之事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則廟堂之事也謀之欲衆斷之欲獨古今侈
為名言故年來以
代
藩之事焉而會議以科場之事焉而會議以邊

軍之飛矢焉而會議豈其重在彼所輕在此顧
泄泄焉不為之長慮却顧而祗以便宜聽之于
邊臣哉邇聞奴酋五六年內不賣蜂蜜專炒
麪以防征戰則設計至久也每出外輒託打圍
為名而兵馬不知所向妻子不知所往則其為
謀至密也奴去北關四百里近新修南關舊寨
一座屯兵聚糧去北關僅二百里則其首尾擊
應又至疾也北關之部夷惕于奴兵之再攻又

若于饑窘之難收日歸奴巢如流水奴又善養
贍以風之而歸者愈衆則其聯屬撫綏又至有
法也故奴酋之下北關直旦暮間耳乘其末下
之先而我亟為之救援則既可以恤小昭仁又
可以鋤强示武于計豈不甚得第恐虜情之變
詐百出而兵家之勝負難料且互市許久而一
旦開此兵端日後恐無辭于生事啟釁之罪則
言不救之使者是一說也聽其破竹之勢而我

以秦越視之則休兵息民養威蓄銳于計亦豈不甚便第恐北關既併之後奴酋之勢愈大志愈驕而我

中國之兵愈不可制貪目前之便安貽將來之大禍則言救之使者是又一說也或有謂姑晉老女勿與西以繫西酋之心者有謂東借老女為口實西求老女為真心當與西援以阻其謀而貳其黨者有謂卜失兔當羈留金白二寨中犄

角為奴酋外懼者有謂當遣送奴子聽其戕殺或存以救目前者又有謂姑仍以市賞覊縻不必出戰以輕

中國之體令金白二酋迎敵我再加一火器增添步兵逞壯北關之膽氣者紛紛之議各自有據而括其大指則救與不救兩言決耳夫處燕雀之安者常顧近而遺遠抱積薪之慮者每察微而知著奴酋之情形著矣度吾之威靈果足以

制之于股掌即北關阨據於後而萬萬不足為我邊陽開原之憂不妨釋之以為外懼不然恐異日之憂更大而今日之勢尚可以有為則當為先事之防無為後日之悔當為未雨先繆之計無為臨渴掘井之謀或決志以搗巢或相機以禦侮則所用之兵計若干所需之餉計該若干安常無事則備緩急者總該若干一旦有急則應倉急者又該若干附近邊兵孰為精強素著

可以待不時之需總兵遊擊等官熟為智勇夙

稱可以當一面之寄此雖撫按與邊道身親其

事者之擘畫而

廟堂之上亦不可不及今議計矣恐額兵之外班

價借充之一千七百名未可便恃之以為保障

也伏乞

勅下部院從實會議審時度勢設身處地熟為上

策熟為中策熟為下策務定畫一勝算毋為兩

可岐言直窮虜情變態毋為紙上虛詞酌議既
定任事之事得有所持循而不至周章皇懼則
匪獨疆場寧謐即
皇圖亦藉以永固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職按此疏已洞見奴酋之情形又三年而事
發矣我
國家困於措餉之艱先事興兵萬不得一雖曲

突徙薪之謀無所用也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南京兵部主事鄒維璉一本邊患孔亟兵食尚
虚謹
獻
欵時急務以俾安攘實効事臣以庸才濫竽樞
曹甫任兩月遭事旋聞自慚書生寡識無能仰
佐
廟
謨萬一而此一腔熱血積誠已索在兵言兵度
非越俎敢謂疎遠小臣不分

君父之憂載謹冒昧以芻蕘一得
上瀆
聖聽蓋自奴酋逆
天遼左殘破以後至今三月矣我之調募入援不
滿五萬而此見集五萬糧餉不敷漸多逃散曰
勦曰守議同築舍虜騎再舉三堡破竹經略出
關倉卒無措至議借薊鎮山陵邊兵并借各鎮
家丁司農仰屋而嘆至請酌賣青衿扣役糧遣

使搜有直府庫倉甚矣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何
至捉衿露肘之若是
國家養兵二百五十餘歲費金錢四百萬竟為何
事而至臨期議募又無資糧是可不為痛哭流
涕乎遼左目前募猶可支脫若是久不發募將
何繼又脫久邊釁動草澤竊發何以應之是召
募一著可為今日應卒權宜而不可為日後接
續之長策可為遼左一面禦群醜而不可為天

下州郡防大患臣謂
國初府衛軍政布在方策若非補偏救弊設法振
舉止靠臨時召募以濟事事蔑有濟矣
高皇帝馭軍之制設衛置屯中外綉錯無事務農
講武有事遣將出征蓋
國無募兵之勞而民無養兵之費而食足制何善
也乃今不思所以振舉之策而第一概置之為
無用官以贅龐視其軍則曰折衛禦侮必藉召

募軍亦自以贅龐視其身則曰折衝禦侮信非
已任舍兵索兵兵弱如故舍餉費餉餉匱愈甚
武備弛而
國家弱職此之繇請以唐喻初府衛八百諸所領
以折衝農隙教戰有事征發將帥援闕不精者
罷及折衝甚者罷及刺史以故貞觀至開元國
富兵強自張説募彍騎而府兵壞李林甫又令
各鎮盡行募兵奏停折衝安史事起彍騎安在

此非今日殷鑒耶據經畧疏援遼兵真定六千已
化為有保定三千不願出關登萊三千盤桓海
內南京三千遷延道上果再則亦唐人彍騎市
井應募之類耳人以土著軍無用不若消滅殆
盡省餉召募此猶懲咽而廢食臨渴而掘井臣
終以為非計古稱善人教民七年方可即戎以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藉軍雖散世食
國
糧猶可迫之分義藝縱不習時有操練猶知傀

偪戲場之虛文若彼貪兜烏合匪獨親上死長
不知何物即進退坐作之法其能嫻習乎世無
孫武淮陰之將略遠驅使戰能不魚潰鳥散乎
即以省餉論與其不惜重費以募兵烏合無有
蜀若稍益額糧以練軍持文可常如云召募難
廢然猶此見在軍餉較省力較易矣昔李泌與
唐德宗謀復府兵曰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
殉利禍亂遂生府兵不廢豈有上凌下替之事

陸贄?論關中形勢皆以召募非計而思府兵為
遠謀豈無見哉今日
國家本末俱弱國無唐人方鎮之慮但恐一日有
事宋人所謂所?虜至一州一州破至一縣一縣
殘者不能無憂耳臣為今日急著計
皇上似宜降
詔罪己視
朝蒞事新人耳目

激人志氣使寓遼叛民咸為淄青投戈之將士
不至以身助夷而又
發帑益餉招奇才募死士日與賢人君子謨謀
廟廊信賞必罰自足制敵堂堂
天朝何必藉朝鮮北關之助以為己憂也又為
皇上後着計宜
詔兩京汰弱補壯以實
畿甸在外則

詔撫臣兵備嚴飭郡縣衛所官揀選鋒優廩餼
如
京營例每軍壯丁一千中更揀五百或四百或三
百簡而又簡具籍報部若有調遣安家行糧即
以本軍一年行糧全與之路遠時久則又酙酌
多寡預支兩年三年以足之軍伍操練固足弁
職選鋒則宜屬之于有司在府屬府在州屬州
在縣屬縣若唐人之牙兵今日撫鎮之操軍將

領之家丁然一切挑選教訓專以責之有不中

用則以唐羅刺史之法行之

大計賢否考成功罪即以此項為首務上而撫臣

兵備亦即于此定才品有能應調即赴不滿不

疲有紀律者超升示勸若然最敢更自惰玩以

壞軍政夫選鋒何以當屬守令平日牛驢仝櫪

壯士灰心優養厚犒又非武弁所能便而有司

則不離於措處者彼既恃此為保障以此為厭

最訓練必勤撫恤必親庶幾有勇知方可得實用漢法令守兼將帥李魏尚虞詡諸人多能破賊非明效乎此外民壯機兵弓兵等項原以防盜非以充役即以郡縣無衛所者未始不能無此輩亦宜嚴責令令訓練干各選鋒之未彙報備調何患無兵安家行糧亦照籍軍月糧之議給本身應得之工食多寡隨時何患無餉軍抚尤兵核實率兵皆然衆力共舉正使遼事未必速

已海內設有他虞尚為可繼不至臨時束手

嗚呼

祖宗功令盡善盡美無奈後世不遵今臣所陳總

屬

舊章中闕止拔選鋒責守令以定官評稍似憑臆

然為救時之計不得不設總要之方非屬守令

日後緩急有恃乃福守令也要之法立弊生人

存政舉總

朝廷邪
國力行何如耳鄉飲之禮可以律戎今人大抵姑
息以市寬名稍有執法指曰操切澆刻申商之
學遂使法弛人玩將惰兵驕既已弱而無用有
復悍而難使臣切痛之夙行軍不死敵者必加
死法而其畏法有甚於畏敵乃可取勝李光弼
河陽之戰僕固懷恩少卻光弼即欲取其首大
旗一揮萬眾齊進張巡守睢陽雷萬春面中六

矢而不動賊疑為木偶岳武穆為將兵士凍死
不入房餓死不入掠食卒遇強敵屹然如山此
其令嚴為何如今日大將御副將得如光弼守
將御裨將得如張巡軍法行士卒畏得如武穆
而宰相則如裴度寇準之擔當
皇上則如殷宗周宣之憂勤何慮寇哉而況區區
奴酋不當漢一大郡倘蒙
聖明採納伏乞

勅下兵部酌議施行

凡議戰守方畧者要以爲一大將為主蕭何之薦韓信司馬德操之薦諸葛亮謝安之薦謝玄杜黃裳之薦高崇文是真實下手處不然空言何施雖切何補故禦倭禦奴酋等兵事疏幾充棟所存者百之一此疏則其錚錚者